

## 科普文学

“书”作名词解,谁都明其所指,但若在前面加上锦字,则由书变成了信,且因一个锦字相托而有了无限相思意,充满想象和向往:“云中谁寄锦书来。”信从云中而来,可见其迢迢,因为远,让等待更热烈。“谁寄”,其实是明知故问,当真不知是谁寄吗?若真不知还会等待吗?一个少女,一个少男,相互有了衷肠没表明,少男远行了,要去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理想。少女在家,闺阁香榻,辗转寤寐,终是相思无寄,情怀难解,于是,命小丫头掌灯、研墨,自铺彩笺,悬玉腕,斑斑点点,勾勾连连,无尽意落于纸上。

其实,古时候这样的闺阁情书用现在的大白话理解也没什么,无非是你走了以后,我日日夜夜地想你,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人也瘦了,衣服也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停止对你的思念,不知你那里一切可安好。临了还不忘写上一句类似“君当自珍,勿以妾身为怀”的字样,意思是虽然我想你,想得容颜憔悴,但你不要惦记我,要以事业为重。

虽同是汉字,书面语和口语的表达意境有天壤之别。试想,若古时候也有手机,女子拿起就说:“我操持家务累得都瘦成一根麻秆了,你若敢辜负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个没良心的。”这样就意境全无。

有一种情怀,是任何一种现代化通信手段都不能表述的,必是古典的汉字落于



纸上方能承担。而有些汉字,说出来和写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比如“台鉴”“台甫”,这样的字落于纸上端的是正大庄严,深含敬重之意。若说出来,则有了迂腐和戏谑之嫌。有些字浮鸭散雁一般,虽然美,却不完整,若重新组合,让浮鸭游于水面,散雁翔于秋天,则如字落纸



上,看着就是一种美,再无声地读进心里,无限的意境,悠远地荡开,恰恰合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意。

读手写的信,给人的亲切感更胜一层。字迹是否稳健飘逸,笔力是否持重如一,都含了写信者当时的情绪在里面,读这样的信,其实就是在与一个千里万里之外的人手谈。一封信,从头到尾读下来,如清酒过腹,如淡茶润心。读毕,意犹未尽,小心地将信笺按原印折叠起,装进信封,再用手摩挲一遍,郑重地存入抽屉,一段感情从此被珍藏。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必有一些东西遭淘汰,快捷的通信方式取代古老的书信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心里总有着惘惘的担心,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世子孙该怎样理解古典诗词里“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些诗句呢。

## 守望东溪

■ 罗毅

浓浓的乡土气息融进东溪古朴而旖旎的风景,朝夕相伴的葛藤树,依旧在相处中坚守着相濡以沫的故乡情怀。

我总在一次次守望中放飞心灵的渴望,总在一次次追寻中变得坚韧不拔。每一轮鲜花绽放的季节,收获抑或放弃都是生命的插曲。

守望是一种过程,是一种执着,是一种希冀。心灵的旷野,是捧读乡情的无限节拍。仰望星光,遥想东溪太平桥码头,让往昔的繁华和着灯光的节奏,将往事点燃,漫过岁月的岸。

千年的古镇,在幽幽暗暗中变得荡气回肠。伫立于麻乡约民俗局前,岁月在轮回中循环往复,如同深深浅浅的脚步,总在盐马古道上撑起一片蔚蓝色的天。

蓦然间,我看到了万天宫、南华宫、王爷庙、万寿场、草鞋市,那一副副楹联诉说着东溪的历史与文化,牵动我几多青春的梦幻……直到有一天,古镇在保护中发展,那些穿斗结构的民居、凹凸光滑的青石板,依旧是我最初的怀念。

让我沿着东溪的走向,在膜拜中坚持不懈,在歌唱中延续一种勃发的力量。

从码头中走出来的古镇,在长久的跋涉后,开始有了生命的绿洲,开始有了季节别样的风景和风景中一串串美丽的音符。是历史带走了马帮的驼铃声,还是驼铃声走进了历史?没有人告诉我时间到哪儿去了。太平桥石栏上的青苔长了一层又一层,石栏边的葛藤树长了一棵又一棵,桥头的石狮剥落了一

块又一块,如同一段沧桑而动人的故事总让我无法抗拒,一段铭记心扉的牵挂总让我无法释怀,一段浓烈如酒的乡愁总让我无法忘却。而今,月光的琴弦还在古镇的大水巷、小水巷中响起,掠过耳边的飞翔便有了丰盈的羽翅,隐隐约约中我聆听到远处传来深夜打更的声音,如风中的残韵,一次次撩拨着我的心事。

岁月燃烧的心,日渐苍老。被季节折断的羽翼,在每一个醒着的日子隐隐作痛,东溪的吊脚楼是怎样一种凋零,衰败了最初的誓言,让泣血黄昏的沉寂,成为河岸边唯一的风景。

漂泊的灵魂还东溪的对岸,急促的马蹄已沿着故乡的走向奔驰而来,直抵中国文化名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顶端。蓦然回首,让我想起三国时诸葛亮派马忠南征在码头修关索桥而搁浅千年的往事,依旧徘徊在东溪历史的广阔原野。

旅途中的疲惫沾满了岁月的尘土,我依然能听到琵琶山坡上花草的窃窃私语,在我生命的核心独自绽放。其实,原本在东溪的眉间蕴藏着的就是一条亘古画廊,当阳光洒向太平古渡的时候,这灵魂与灵魂的相约就已在我的心上定格,蘸满了秋天稻谷的气息。

走在秋收萌动的季节,锐意的思想光芒和金银河瀑布一样壮观,宛如千年的蝴蝶,穿越万水千山,停泊在我追逐不息的酣梦中。大江东去,分明有昔日金戈铁马的英雄,一腔豪情便在路边悄悄安息。时间的巨人在东溪驻足,画了个重庆市版画特色小镇的感叹号。

我在乡情缭绕的私语中繁衍,我在彼此的心跳中感动,我挥之不去古镇颓废的忧伤,就像挥之不去的东溪故乡的情怀。

太平桥码头闪烁的那盏盏渔火,依旧会成为心灵的诱惑,我仍会沿着东溪的走向,祈祷曾经属于古镇的辉煌。就算举起的酒杯,曾经错过了许多如期的盛宴,但我相信,历史文化名镇的蓝图,会为我的一片痴情徐徐展开。

当万花绽放,百鸟欢歌,那些失落在东溪岸边的清吟低唱,已经不只是一次过程。于是,我置身于这样的季节,仰望一片璀璨的星空。

读懂东溪的语言,那是机遇对挑战的呼唤;守望东溪的情怀,那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发展东溪的春风,那是梦想对现实的祝福。

## 杀年猪的日子

■ 刘早生



过去乡下没有冰箱,为了尽可能吃得新鲜,又不显得匆忙,腊月二十七就成了集中杀年猪的日子。母亲每年都要捉几头仔猪喂养,一日三餐,米糠、饭汤、番薯藤、南瓜、野菜拌着喂,不用喂饲料,一年下来几头猪照样长得膘肥体壮。其中最肥的一头通常作为年猪留下来,其他的都卖给收猪的贩子。一头年猪少说也有三百来斤,自家过年吃是吃不了那么多的。我们那儿的民俗是三五家关系较好的人分着吃,既热闹,又不浪费。

因娶亲嫁女也多集中在腊月底这几天,屠夫年终时候最是忙碌。因此,要杀年猪得在月一前早早约好。村里只有两个屠夫,一个是冯屠夫,清瘦个高,白净,看起来简直是从泛黄书页里走下来的白面书生,可他偏偏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一刀封喉”。另一个是张屠夫,他满面络腮胡子,眼睛有一只是白眼仁,据说是小时候患眼疾没治好落下的,一脸恶煞相,大家叫他“毛鬼屠夫”。

这一天我们家请来杀年猪的是冯屠夫,时间定在凌晨五点。母亲半夜就起来,大块劈柴放进灶膛,把火烧得旺旺的,只一刻钟就把一大锅水烧得翻腾滚沸,灶屋里热汽弥漫。外面不知何时落起了小雨,夹杂着雪珠,冷得紧,母亲又生起一盆炭火。

帮忙捉猪的也陆续到来,都是有气力的精壮汉子。捉猪可不能掉以轻心,乡下养的猪不像现在养猪场里的猪,在狭窄的铁笼子里待多了不爱动不会跑,它们大半时间放养,成天满村东跑西窜,撒野惯了,要捉住它得费一番功夫。

大家抽着烟,围着火盆烤火,院外狗吠声突然连成一片,一阵“踢踏踢踏”的雨靴声响起,冯屠夫带着满身寒气进了院子,把腰屠猪篮搁下,里面是各种寒光闪闪的屠具。打过招呼,问声水烧开没,人到齐没,听到都准备好了,便说:“那就动手。”

猪还睡在栏里,里面空间有限,得把它赶出来才好捉,但不能惊吓到它,这得母亲来。母亲打着手电,提了小半桶白花花的米粥,“喂喂”把猪唤起来。天还黑蒙蒙的,起初猪有点迟疑,躺着不动,母亲上前踢了它一脚,它才不大情愿地支起前脚慢慢站起来,不动,盯着周围看了一圈,看到母亲提了米粥,于是迈出栏门直奔粥盆,埋头吃食。

几个捉猪的躲在暗处,见猪低头吃食放松了警惕,齐吼一声:上!拖猪尾巴的拖猪尾巴,抓猪耳朵的抓猪耳朵,捞脚的捞脚的,顿时把猪掀翻在地。挣扎着发出反抗的嘶吼,头猛烈地往上拱。一个趟起,捉猪耳朵的被猪拱了一下,脚下没站稳,一松动滑了手,猪趁机猛摇头,掀起身子,往前一挣,把拖猪尾巴的也拖翻了。猪冲进了黑乎乎夜色里。大家溅了一身泥水,埋怨了几句。冯屠夫这样的事见多了:“抓紧逮,不要让它跑远了。”几个捉猪的随手操起扁担或木杠,四面围追堵截,猪东奔西突,几次从包围圈里冲出来。地上刚下过雨雪,又滑又湿,泥泞不堪,追的人一不小心就滑倒了。

猪跑得气喘吁吁,两眼冒火,脚步慢了下来,人也追得汗流浃背。猪最后被逼到了一个三角形的墙角,走不动了,两脚在微微颤抖。冯屠夫见机对几个捉猪的说:“上去扑倒它。”猪气力消散,哼哼了几声,只能就地待擒。用绳索七缠八绕绑定,串上两条粗木棒,几人齐力把猪抬上条凳。

待母亲点燃几根线香插在地下,放过一串爆竹,算是敬过神灵。只见冯屠夫一手把定猪头,一手紧握一尺来长霜雪般闪亮的屠刀,说时迟,那时快,屠刀从猪喉下斜插进去,只一刹那,一股带着热气的猪血瞬间喷溅而出,汩汩跌落大木盆。猪拖着长长的尾音嘹亮地嚎叫两声,再哼哼了几下,就不动弹了。接了满满一大盆猪血,母亲放入半小包盐巴,筷子划匀,很快一盆猪血就凝固了。

把猪摞翻在门板上,得趁着猪身还未冷却卸净猪毛。两桶滚水早放在旁边,冯屠夫把滚水一勺一勺用瓢细细淋在猪身上,猪耳侧、猪脚、胯下多淋几遍,淋过一面翻面淋另一面,猪全身淋透,毛孔张开,此时除毛最是方便。冯屠夫双手紧握刨刀,半支烟工夫就把猪刨得白白净净。在屋里吊楼的大横梁上绕好两条带钩的粗铁链,猪两个后腿用剪刀各戳开个洞眼,几个人奋力抬起猪身,铁链挂钩穿过洞眼,把猪倒挂了起来。冯屠夫又三下五除二剔除了五脏六腑。循着荤腥味,村里几条土狗也来了,在案板边摇着尾巴,低头舔食落在地上的肉末碎骨。母亲让冯屠夫切了一块猪肝,割下巴掌大一块刀肉,要了一块里脊肉、一节洗净的猪大肠,就下厨弄杀猪饭了。

来分猪肉的其他几家也陆续到来,父亲给他们递过烟,大家夹着烟圈在门板旁看冯屠夫分割猪肉,挑选自己中意的部位。冯屠夫杀了多年的年猪,对大家的喜好早已轻车熟路,分割好后自然落得皆大欢喜。

这时候,厨房飘来阵阵饭菜香,杀猪饭做好了。大圆桌上满满一桌菜,一大盆骨头汤菠菜猪血、一盘酸菜红椒爆炒猪大肠、一盘青蒜辣椒小炒肉、一盘泡椒溜猪肝、一盘莴笋炒里脊肉、一碟芹菜梗爆炒腰花、一碗油汪汪饭配蒸熟的腌菜扣肉、一瓦罐木炭炖的筒子骨萝卜汤,还有一碟现炸酥肉、一锅壶烫得滚热的黄酒。大家坐下来喝酒吃肉,面红耳热酒足饭饱之间,说了些年岁收成,四邻八舍的奇闻趣事。冯屠夫说你们慢用,我还要赶去下一家,就先起身离席。那时杀年猪还没有工钱一说,母亲把四五斤肉让冯屠夫提上,他没有推辞。冯屠夫收拾好家伙,提起屠篮,一阵“踢踏踢踏”的雨靴声过后,出了院门。



## 猝不及防中被你的笑声摇动(组诗)

■ 龙泽平

## 在冬天

我还没来得及做好御寒的准备  
这个天  
说冷就冷起来了  
我在猝不及防中  
被你的笑声摇动  
你一向铁青的脸  
终于在这时泛出了红光  
而我简直无所适从  
到了最后  
几乎就变成了一种麻木  
离你远,是冷  
离你近,还是冷

## 塑像

我站在一尊塑像面前  
我仰视着它

我仰视着它的头颅  
观察它怎样眺望远方

我离它是那么近  
好像听见了它的呼吸  
我发觉自己  
离嘈杂的人声忽然是那么远

塑像是静止的  
我相信它在动  
我是动着的  
但静静地站着

## 面具

天空是戴着面具的  
彩云是它的面具  
乌云也是  
大海是戴着面具的  
浪花是它的面具  
湛蓝的静水也是

野草是春的面具  
果实是秋的面具  
苍茫的夜色是戴着面具的  
明月是  
星星是  
灯光也是

## 读诗

我每天都要读几首诗  
如果一天不读  
我就感到食之无味生活乏力  
因为诗歌是美的,所以我每天读  
就是让我呆板的生活  
也美好起来  
这是我半生以来养成的习惯  
像老烟鬼,你喊他戒  
他是戒不了的  
你要是喊我戒诗  
那就无异于  
要我戒掉生活的乐趣

乃至生命的某个部分  
戒了诗  
于我而言,再迷人的风景  
都是残缺不全的陷阱

## 蜘蛛

在没有路的地方  
它走出了一条路  
在人迹罕至的角落  
它建起了一个窝  
浑圆的大肚子  
装的都是不能倒出的苦水  
一辈子经受的磨难  
不是在烈日下奔忙  
就是在风雨中晃荡  
有人欣赏它独来独往的个性  
有人哀怜它的艰辛  
当然也有人看不惯它  
偶尔的坐享其成